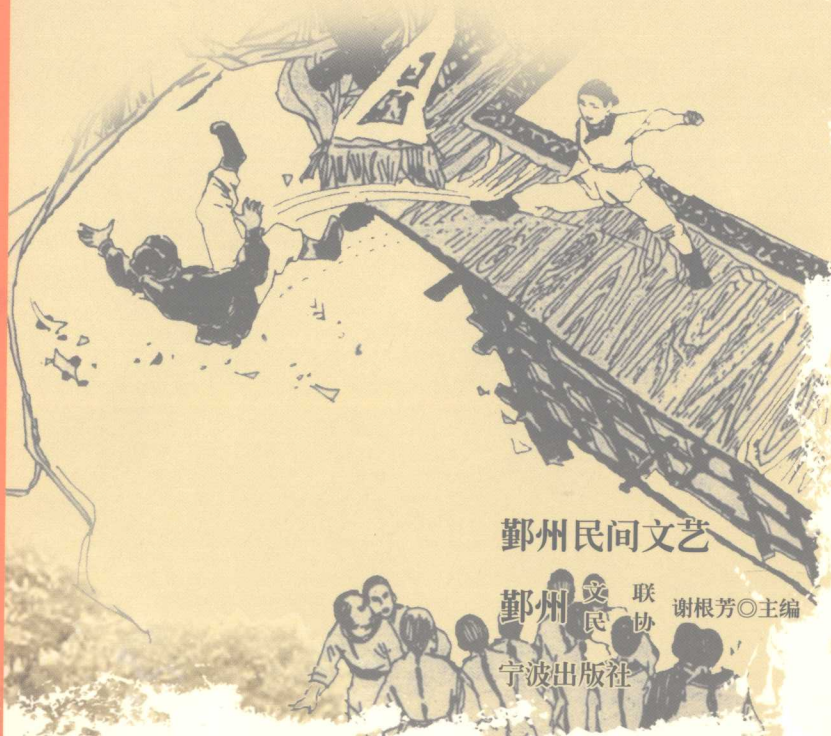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瑞伯传奇

WANGRUIBO CHUANQI

庄兆民◎著



鄞州民间文艺

鄞州文联

谢根芳◎主编

宁波出版社

鄞州民间文艺

王瑞伯传奇

庄兆民 著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瑞伯传奇/庄兆民主编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8.12

(鄞州民间文艺/庄兆民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337-8

I. 鄞… II. 庄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宁波市

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5857 号

鄞州民间文艺·王瑞伯传奇

丛书主编 谢根芳

本册作者 庄兆民

责任编辑 沈建国

封面设计 王 珍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29.5

字 数 714 千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337-8

全套定价 120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王瑞伯传奇之一

1

静谧的春夜，阵阵的凉风携着丝丝的寒意，飘浮在半透明的南塘湖上空。忽隐忽现的月光，增强了山村恐怖的氛围。夜宿在湖边的山雀，突然惊叫着直冲苍穹；月宫里的嫦娥被惊动了，探出头来，凝视着五岭山前的南塘湖。

王成璋霍地从床上跃起，凭窗眺望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从来没有颤抖过的心颤动了一下，全身的汗毛立了起来，连呼吸也凝住了，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。在南塘湖舞动的芦苇丛中，他隐约看到一个披着长发、全身白衣的女子，随着阵阵春风在湖边飘来飘去，时隐时现。这深更半夜的，谁会在湖边走来飘去？是鬼？这世界上真的有鬼吗？王成璋思绪缥缈，浮想四起……

为了采药，他肩背药箱，艰难地登上了四明山毛岙岭，想到岭下村探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顺便到天打岩采些草药为民治病。

他登上了毛岙岭的最高处——黄石岗，站在一块巨岩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清新空气，觉得十分惬意。

好啊，祖国的山河真美！远远望去，一轮朝阳似悬在天边的一盏巨大的灯笼，白雪一般的薄薄的云雾在阳光的作用下，霎时变成了粉红色，一忽儿又变成了橘黄色，随时都在变幻之中。山岙的青松顶上，一簇簇棉絮似的云彩在轻轻地浮动，宛如一幅巨大无比的山水画，使人看了心旷神怡。

毛岙岭在四明山北麓，方圆百里，人人皆知。那里灌木丛生，乔木参天，杂草小树互相竞生，远远望去黑油油的一片。一条飞流直泻而下。飞流的下端是一个青龙潭，潭水尤清，深不见底。

毛岙岭有用乱石砌成的台阶，原有九十八级，因多年失修，雨打水冲，土壤流失，现已无法分辨。岭上的岩石裸露，千姿百态。在悬崖上的巨石上俯瞰，感到随时有飞扑下去的危险。每到入春时节，从岩石缝里垂下来几条又粗又长的野藤，绿叶间挂满了一串串紫色的花束，与倒挂的奇特的马尾松相映成趣，另有一派生机。

看看天色还早，王成章从毛岙岭走下巨岩，在一株大树下坐下来歇歇脚。他随手拿出了雕有兽头的烟斗，从旱烟袋中拿出了烟叶，用左手指捏了捏，塞入烟斗内，点上了火，逍遥自在地抽了起来。一圈圈冒着香气的烟雾在空气中飘浮着。突然，他感到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从离他不远的地方飘了过来，鼻子也闻到了一股异常的气味。他站起来，仔细地察看了一会儿周围的乱石和草丛，隐约发现有蛇行的痕迹。“好家伙，有烈性。”王成章自语起来。

此时，一朵浮云飘过。这春雨说来就来，针尖似的细雨随风而行，真是毛毛细雨湿衣襟，小小蚂蚁拆楼房。王成章的衣服被细雨弄湿了，他感到全身不舒服，赶紧往岭

下村疾行。

岭下村的山民张军杰，在门口劈柴，忽见多年不见的王成璋来到，喜出望外，忙放下柴刀迎了上去，说：“成璋兄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，快进屋坐。”王成璋进了张军杰的客堂间，坐了下来。张军杰端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，放在王成璋的身边，说：“成璋兄，这可是高山云雾茶，闻起来香，吃起来爽。”王成璋喝了一口，果然觉得是清香四溢，甘甜入胃。“好茶，果然是好茶。军杰，这样的好茶我要带点回家啦！”

张军杰看了看王成璋，说：“成璋兄，这茶我可不多了。”王成璋一听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现在谷雨已过，新茶不是可以上市了吗？”

张军杰听了轻轻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成璋兄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高山云雾茶，是我们从毛岙岭的最高处——黄石岗的天打岩上采下来的。这天打岩有时烟雾飘浮，有时皓月当空，有时烈日似火，茶树吸日月之精华，采大地之灵气，在谷雨前后三天采之，清香无比，益神沁肺。”

王成璋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我都知道，你唠叨什么啊。因为茶好我才要点回去，有空时品尝品尝，你以为我家里没有茶啊？不肯你直说。我走了，茶叶也不要了。”王成璋背起药箱起身就要走。

张军杰连忙一把拉住了他，说：“别走，成璋兄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！”

“那好，我听你说完。”王成璋说着把药箱重重地往桌上一放，坐下来重新端起那杯茶喝了起来。一杯茶后，王成璋被高山云雾的清香消了气，面带微笑地说，“军杰，说实话，我走南闯北，跋山涉水千万里，喝过的茶千杯万盅，

可从没有喝到过今天这样的好茶。”

张军杰看了看王成璋，启口说：“成璋兄，不瞒你说，这茶以后可吃不到了，这是最后的一瓶茶叶了。成璋兄，你拿回家去慢慢品尝吧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闹虫灾了还是茶树被砍了？”王成璋说完，看了张军杰一眼，觉得今天他有点怪怪的。

张军杰叹了口气说：“不是虫灾，茶树今年还长得特别好，就是不能上去摘啊。”

王成璋觉得奇怪，忙问：“不能上去摘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张军杰看了看王成璋，慢慢地说：“最近，我们毛岙岭出了件怪事。我们毛岙岭下住着几十户山民，都是靠耕种和山货为生的。这高山云雾茶，是从天打岩上采下来的，而要上天打岩，必须经过毛岙岭上的黄石岗。前几天，山民毛阿勇去天打岩采茶，他想多采点就落了夜，岭上灰蒙蒙的，他赶紧回家，因走得急，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脚趾被小石头绊了一下。他觉得有点疼，连忙放下茶叶，坐在岩石上搓揉起来。搓了一阵后自觉疼痛好了一点，阿勇从岩石上站起身来，背起茶叶想走，忽然感到从岩石的草丛中喷出一股带腥臭的烟雾。阿勇一不小心将烟雾吸入体内，顿时觉得一阵轻微的昏眩。他刚想拔腿奔跑，突然脚跟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他向前冲了几步，连人带茶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到了晚上，家人见阿勇还没回家，就派人到处找寻，最后在毛岙岭的岩石后找到了阿勇，当时阿勇已气绝身亡了。为了采这高山云雾茶，阿勇不明不白地死了。谁还敢轻易冒进？从此，这天打岩的云雾茶也无人采摘了。”

王成璋霍地站了起来，惊奇地问：“得的是什么病，死得这样急？”

张军杰说：“不知道，死后全身发黑，脸色发青，宛似全身中毒。”

“中毒！”王成璋一跳而起，他记起了自己刚过毛岙岭时的怪味和可怕的响声。他心中有数了，对着张军杰说：“走，咱们上岭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危害山民。”

张军杰吃了一惊，笑着说：“天已傍晚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王成璋说：“不行，你不知道傍晚时刻正是探明真相的好时间，看看这畜生有多大的能耐，早一天除去，早一天安民。走，军杰，你这胆小鬼，晚饭回来吃。”

王成璋一把拉起张军杰要上岭去。刚走出大门，二人大吃一惊，连忙退进门来，原来一个年轻的女子挡在门外。这年轻女子穿着虽然带着一些山乡的土气，但她的身条、长相确是十分秀丽。王成璋刚要开口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见那女子已跪倒在自己的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医生，救救我们吧。”

这一下把王成璋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连忙扶起那个年轻女子，叫她坐下慢慢说。张军杰一见这女子是五岭村的罗兰，就说：“罗兰，你慢慢说。”

张军杰随即端过一杯茶来，说：“罗兰，你喝口水，慢慢说，王医生一定会帮你的。”

王成璋看了看张军杰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会帮她，我不想听，上岭要紧。”说完，起身又要出门去。张军杰连忙拉住王成璋说：“今晚别上毛岙岭了，我们村都知道你是治病救命的医生，你一进村山民们已传开了，你还是坐下来听一听吧。”

罗兰住在离岭下村不远的五岭村,那里是四明山的南麓,村后是峭壁高耸的山峰,从山脚到山顶全是苍松翠竹,一块块巨大凹凸的岩石裸露在小溪的两旁,人走到溪边抬头一望,好吓人啊,好像随时都要塌下来。从山岙的岩缝里,一股股清泉沿缝而下,一处叫龙口岙的地方,汇集了几股清泉,流水直泻而下,滴落在明镜似的清池中,发出了潺潺的鸣叫声。

今天,在离村十几里的镇上做茶叶生意的丈夫要回家来,这可忙坏了罗兰。丈夫每个月只回来一次,从镇上带点对于山里人来说很珍贵的日用品,如食盐、酱醋之类,小夫妻一月不见当然是十分想念啊。罗兰打扫好房前屋后,老早就从屋边的田里挖来了新鲜蔬菜,一切都准备好了,就等着丈夫享用。她等啊等啊,等到快要日落,时近黄昏了,还没有丈夫的影子。她急了,怎么说好的今天下午回家,可到现在还不见人影。罗兰心里焦急,便来到了村口,站在老槐树下,两眼直盯前方,等候丈夫的归来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,还是不见丈夫的影子,她脑海里一种莫名其妙的思潮在翻动:难道他有事不来了?还是出什么事了?

“罗兰,站在这里等人啊?”一个乡亲和她打招呼。

“不等人。”罗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。

过了一会,只见村口山路那边有个人一拐弯直向村口走来。罗兰心跳加快了,“他来了,他来了,他真的来了。”她连忙一蹦一跳地迎了上去,刚走过一个山弯和来人碰过对面碰了面。

“罗兰,这么晚了还下山去啊?”上山来的人原来是邻

居阿国。

“不下山，我到这里走走。”罗兰语无伦次地回答着。

此时，罗兰的心冷了，看来他今晚不会回来了，但罗兰还不死心，回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着。太阳把整个脸躲进了西山，外出觅食的山鸟纷纷飞入林中，吵闹了一阵就静谧无声了。“该死的，今晚又不回来了。今晚不回来，今后永远也不要再进家门。”罗兰自语着回到了家里。

一个时辰过后，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声音。

“罗兰，我回家了，快弄点吃的来。”

罗兰一听是丈夫的声音，连忙从内室跳了出来，一把抱住丈夫张树军说：“你回家啦！想得我好苦啊。”说完，罗兰松开了拥抱丈夫的双手，咯咯地笑着，忙从灶间里泡出一杯茶来。“你辛苦了，快喝口茶歇歇力歇一歇，我去做菜烧饭给你接风。”

罗兰在灶间一阵忙乱，烧了几盘菜端了出来。

“罗兰，今晚天气有点闷热，不如把小桌子放到天井里吧，咱俩在天井葡萄架下吃吧！”张树军一边说一边开始搬桌子。

“好的。”罗兰答应着，把几盘烧好的菜放到天井里的小桌上。一阵阵酒菜的香味飘浮在整个空间，使这个不大的天井里，到处是酒菜的香味。这小天井搭着一个葡萄架，春令时节那纵横交错的粗大的枝干互相缠绕着，枝干上绿叶茂盛，绿波连连，欣欣向荣，一阵清风，发出嫩叶互碰的沙沙声，从葡萄架上送下来一阵阵幽香。面对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夜晚，张树军陶醉了，他拿起酒杯，一杯杯地喝着。

“罗兰，你出来和我一道喝几杯，别再弄菜了。”

“好啊，我再炒一盘就出来。”

几分钟后，罗兰兴高采烈地端着一碗炒肉片走了出来，

刚迈出门，就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，手里的碗“啪”的一声落在地上。只见丈夫双手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罗兰连忙奔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丈夫：“你怎么啦？树军你不要吓我啊，树军，树军，我扶你进屋去。”

张树军被罗兰连抱带拖地抱回了房间，躺在床上的他还是翻来覆去地喊痛，豆大的汗水从额头上冒了出来。

“树军你好点了吗？”罗兰轻轻地在他腹部抚摸着。

“快，快给我请医生去，我……我快要死了。你快到镇上去请……请医生。”

张树军说完，又在床上打起滚来，全身一抽一抽地痉挛着。“我痛死了，快叫人来救救我啊！”突然张树军一声大喊，慢慢地静了下来，一双可怕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罗兰。他的五指拼命地在空中抓着，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扳下来，吓得罗兰心惊肉跳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。她看着丈夫凶狠而痛苦的表情，散乱的头发遮住了他半个面孔，看上去显得十分可怕。罗兰急得六神无主，她连忙出去，叫来了隔壁的张阿婆照看一下张树军，自己出门去镇上请医生了。她刚走到村口，听人说张军杰家来了个捉蛇治病的医生，心里咯顿一下，想：“到镇上请医生路这样远，天黑山路难走，来回最起码要三四个小时，丈夫痛得这样厉害能等得住吗？今天不是有个王医生在张军杰家吗？还是先把这个医生请去叫他治一治，出出主意再说。”罗兰就这样来到了张军杰家，一见到王成璋，灵巧的她就知道是医生了，她倒头就拜，弄得王成璋有点不好意思。

王成璋听到这里，霍地站起身来说：“军杰，咱们走。”

“成璋兄，你干嘛这样急啊？”

“这你不懂了吧！救人如救火，时间就是生命。”

“那我们就走吧。”

一行三人出门而去了。

不一会，他们来到了罗兰的家。王成璋一步跨进了罗兰的卧室，见罗兰的丈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他一摸脉搏，早已停止，翻开眼皮一看，视网膜出血，一探鼻息，气息全无。王成璋心里早已十分有把握了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罗兰，你丈夫……”

看在一旁的罗兰“啊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：“树军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还是和你一起死了吧！”

说着一头向室内的墙壁撞去。

好在张军杰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拉住，安慰着：“弟妹你不能这样，你死了树军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把你丈夫的死因弄明白。把事情弄清楚了，树军在地下也能安心啊，村里的人也能安心啊。你死了，村里的人会怎么想怎么说呢？”

当张军杰在劝罗兰的时候，王成璋走出屋来，在张树军吃饭的地方仔细地看了起来，只见葡萄架上一条黑影在缓缓地移动着。“好家伙！”王成璋吃了一惊，心中已有数了，罗兰丈夫的死很可能是这家伙在作怪。听见哭声，隔壁的阿婆进来了，罗兰一见张阿婆，一下扑在她的怀里哭起来：“阿婆，树军他……他死了。这让我可怎么活啊！”

张阿婆抱住罗兰，轻声劝说着。

王成璋看过天井后，点上灯，把桌上的每碗菜也细细地看了看，闻了闻，突然走进内房一把拉住张军杰说：“军杰，你叫罗兰晚上要小心，别在天井里走动，在房内好好待着。军杰咱们走吧，回家去，明天再来。”

王成璋凡是答应人家的事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，负责到底。那日，他看了葡萄架后，口里不说，心里早已有数，可能是一条毒蛇害死了罗兰的丈夫，而这条毒蛇很可能是从毛岙岭的黄石岗上爬过来的，必须要采到一种特殊的草药才能医蛇毒。他别了张军杰，上山采药去了，一连几日总是找寻不到，他转来奔去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古宅旁。这古宅离五岭村只有半里左右，在南塘湖的西首，孤单单地坐落在湖边，那宅院后面是山，前面是湖，每到夜晚更显得阴森可怕，连要饭的或者是流浪汉都不敢贸然住进去。据当地人说，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有个要饭的女子路过古宅，因天黑，又是下雨天，见古宅多年无人居住，就走进了古宅，可是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后来，听山民们说那女子被古宅内的恶鬼弄死了，尸体躺在厢房里，谁也不敢去收尸，直到变成了一堆白骨。这个王成璋倒好，一步跨进古宅，见空无一人，一推大门见东首的厢房门虚掩着，就进了室内，把随身东西和采来的草药往室内一放，发现桌边还有几根白骨，便拾了起来放在屋角的桌上。“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，久无人住，我王成璋什么也不怕，就在这里住下了。”王成璋自语着。王成璋见靠墙的地方还有一张空床，就和衣跳上床休息了。这宅院久经风吹雨打，门窗破旧，飞檐倾塌，墙壁剥落，爬山虎的老藤和厚厚的青苔占满了整幢楼房，院内的一棵老槐树伸展着巨大的枝叶，把整个宅院遮得阴暗潮湿。

第二天傍晚，张军杰拿了些吃的，还带着一瓶酒和日常生活用品，来到古宅想和王成璋做个伴。他一进门就喊：“成璋兄，你在哪里？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”

他一连叫了几声，可没有人应答。

他推开房门，见窗子旁摆放着一张已经发黑的八仙方桌，桌上除了草药外还有几根阴气沉沉的白骨，一支白蜡烛在桌上放射出淡淡的光线。房内十分简单，只有靠墙边放着一张床，还有两把旧式木椅。张军杰坐了一会儿，心想这个王成璋到哪里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迈出房门来到院子里，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向大宅四周望去，仿佛见到屋角边有一个人影在晃动，张军杰吃了一惊，心怦怦地急跳起来。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还不快回房里去。”

随即从屋角里冲出一个人来，一把拉着张军杰的手跃入房里。

“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总是怪怪的，把我吓个半死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我要是不把你拉出大树下，现在你早就没命了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

“那你来看看。军杰，你从窗口向老槐树枝看去。”

“什么也没有啊！”

“在那伸向南面的树枝上，你看仔细了。”

张军杰顺着王成璋手指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什么都没有，我看不到。”

“你长的是什么眼睛？这也看不到，一条黑黑粗大的，在树枝上动吧。”

这会儿张军杰看到了，看了一会儿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

啊？是蛇吧！可这么短又那样的粗。”

王成璋说：“这叫黑眼犁比蛇，体短，嗅觉十分敏感，还会吐丝，毒性十分强烈。它视力差，到处游走，活动范围方圆有一里。白天穴居在毛岙岭上，惊蛰雷声把它惊醒，冬眠时间短，它是蛇中第一个出洞的。因此蛇活动范围很广，很有灵性，又刁钻得很，所以十分难以对付。罗兰家又离毛岙岭近，那天树军在葡萄架下就是被它毒死的。它很会攻击人，一旦被它咬着，血液凝结，很难生还。刚才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被它攻击了。”

“成璋兄，这种害人的蛇，你帮山民除一除啊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就是你乖，我不帮他们，在古宅住下来做什么？世上就只有你做好人？”

“成璋兄，你饭还没有吃过吧，咱们先吃饭。”

“好的，这还像话。我叫人带给你的信收到啦，今天晚上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来啦？”

“来看成璋兄，当然带来了好吃的。”

“那好，咱们先吃饭。”

两人吃好饭后，张军杰趁天气还早，不想住在这可怕的古宅里。当他一见到桌上的白骨，马上就回家去了。

半夜里，突然从后山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狼嚎声，惊醒了王成璋，他再也睡不着了，一个人坐在窗口不停地吸着烟。他无意中举目往南塘湖的芦苇丛中一望，不觉心里一惊，发现在离芦苇丛不远处站着一个女人，她一动不动的好像一根木柱子，一阵春风吹过，送来了女人的低泣声。王成璋心想，这是山民们传说的女鬼吗，难道自己真的碰到女鬼了？王成璋心里有点发毛，他注视着，连呼吸也屏住了，忍不住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几根

阴森森的白骨。

又一阵春风吹过，那女子悲惨的低泣声随风飘来，王成璋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真不是滋味儿，心想女鬼一定受了不少冤屈，很伤心吧。月亮从乌云缝里露出了圆脸，这一下王成璋可看清楚了，人常说鬼没有脚，而那女子分明有两只脚，这不是鬼，而是人。夜深人静，一个女子在这凄凉的湖边做什么呢？是自己的眼睛看花了吗？他揉了揉双眼，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棵大树屹立在湖边，枝干在随风摇曳着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睡觉吧，但愿今夜不要出什么怪事了，睡觉吧，但愿今晚平安度过。

王成璋刚睡下，然而一闭上眼睛，那女人凄惨的哭泣声又随着阵阵春风钻进了他的耳朵里。声音是那样的悲切，那样的哀伤。突然轰的一声，湖边芦苇丛中栖着的飞鸟惊叫着飞向天空。这声音王成璋听得十分真切，凭借多年上山采药的敏感和警觉，还有第六感，他知道今夜出事了。他一骨碌从床上蹿了起来，直奔湖边，只见湖边的水花一圈套一圈的，定是刚才有东西落到湖里了。突然，在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一样黑色的东西浮了上来，这使王成璋吃了一惊，不过不是鬼，是一个人在水里挣扎。王成璋没有一点犹豫，奋不顾身地跳下湖去，一个猛扎，来到那人身边，伸出左手往那人的腰里一托，使她整个人都浮出了水面。王成璋眼疾手快，另一只手很快地抓住了她的腰带，拼命地往岸边游去，一口气拖到岸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美丽的女子。他心想救人要紧，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，一把抱起身体已经发软的小女子，往古宅飞奔而去。进了古宅，王成璋把浑身湿淋淋的女子往床上一放，马上给女子进行人工呼吸，又用双手压女子喝足了水的肚子。

十分钟过去了,二十分钟过去了,然而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王成璋开始有点气馁了,但他还是不肯放弃,继续救护着。突然,“啊”的一声,一口脏水喷得王成璋满头满脸,那女子一声呻吟,轻轻地动了一下。王成璋总算松了一口气,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衣服还是湿淋淋的,他连忙换上张军杰送来的一套衣服,又回到了那女子的身边,见她浑身冷得发抖,怎么办呢?他又翻了翻张军杰送来的行李包,从里面翻出了一套男人的衣服。王成璋看着那女子,手里拿着衣服,一筹莫展,怎么办呢?不给她换掉湿衣裳,时间一长肯定要生病;给她换吧,自己是个男人,这怎么可以呢?王成璋呆呆地站在那里犯起傻来。但见那女子抖动得越来越严重了,王成璋心想:自己是个医生,医生给病人看病,还顾得着男女授受不亲之事?只要对病人有好处,自己就得做;只要自己心正,就不怕影子斜。他就把女子的湿衣服一件件地脱了下来,当脱去内衣的时候,无意触着她的肉体,猛地把手缩了回来,虽然室内十分昏暗,但朦胧间还是能看清那女子美好的胴体。王成璋心跳加快了,他狠狠地用左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,心想,做医生的怎能这样没出息。他立刻静下心来,利索地给女子换好了衣服,并给她盖好了一条小棉被。王成璋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,点亮一支蜡烛后配起药来。他寻来找去只配到了四味,其中一味理气的草药没有采来,差一味可不成,他把四味药放在药罐里后,呆呆地站在那里,心想到什么地方去弄这味药呢?突然,从屋后的北山上传来了一声狼叫声,显得那样的阴森可怕。王成璋把大腿一拍,想到北山岩石上不是有这种草药吗?他看一看躺在床上的女子,走了出来,轻轻地关上